



0093796

今回初八卷
與李本

忠義水滸金書

第六十一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

話說這龍華寺僧人說出三絕玉麒麟盧俊義名字與宋

江吳用道小生憑三寸不爛之舌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

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來只是少一箇心大膽的伴當

和我同去說猶未了只見黑旋風李逵高聲叫道軍師哥

哥小弟與你走一遭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風

放火下風殺人打家劫舍衝州撞府合用着你這是做細

作的勾當你性子又不好去不的

李逵道你們都道我生

水滸金書 第六十一回

的醜嫌我不要我去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

的極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嫌

我定要去走一遭吳用道你若依的我三件事便帶你去

若依不的只在寨中坐地李逵道莫說三件便是三十件

也依你吳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斷

了酒回來你却開第二件於路上做道童打扮隨着我我

但叫你不要違拗第三件最難你從明日爲始並不要說

話只做啞子一般依的這三件便帶你去李逵道不喫酒

做道童却依得閉着這箇嘴不說話却是麻殺我吳用道

你若開口便惹出事來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裏銜着一



不喫酒也

通鑑一百一十卷

妙哉

交鋪錢。傾了。宋江道：兄弟，你堅執要去。若有疎失，休要怨我。李逵道：不妨不妨。我這兩把板斧拿了去，少也砍他娘千百箇鳥頭纜罷。眾頭領都笑。那裏勸的住。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擔下山。宋工與眾頭領都在金沙灘送行。再三分付吳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吳用李逵別了眾人下山。宋江等回寨，且說吳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每日天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於路上，吳用被李逵咬的，苦行了幾日，趕到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當晚李逵去厨下做飯，一拳打的

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二

深關口却
開關開春
的因很請
口的前者

店小二吐血。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你家啞道童成便打，很小人燒火遲了些，就打的小人吐血。吳用慌忙與他陪話，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自埋怨李逵不在話下。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安排些飯食，喫了。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這厮，苦死要來一路上毆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要處，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不敢不敢。吳用道：我再和你打箇暗號。若是我把頭來搖時，你便不可動。單李逵應承了。兩箇就店裏打扮入城。

吳用戴一頂烏絹紗抹眉頭巾，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繫一條雜綵呂公條，着一雙方頭青布履，手裏拿一

副賽黃金熱銅鈴杵李逵創幾根鬚黃髮縮兩枚渾骨丫髻黑虎軀穿一領麤布短褐袍飛熊腰靴一條雉色短髻條穿一雙蹬山透土靴擔一條過頭木拐棒挑着箇紙招兒上寫着請命談天卦金一兩

吳用李逵兩箇打扮了鎖上房門離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門來行無一里却早望見城門端的好箇北京但見

城高地險壘闊濠深一週迴鹿角交加四下裏排又密布鼓樓雄壯繽紛雜綵旗旛堞道垣平簇擺刀鎗劍戟錢糧浩大人物繁華東西院鼓樂喧天南北店貨財滿地千員猛將統層城百萬黎民居上國

水滸金傳

第六十一回

三

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生發各州府縣俱有軍馬守把惟此

北京是河北第一箇去處更兼又是梁中書統領大軍鎮守如何不擺得整齊且說吳用李逵兩箇搖搖擺擺却好

來到城門下守門的約有四五十軍士簇捧着一箇把門

的官人在那裏坐定吳用向前施禮軍士問道秀才那裏

來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這箇道童姓李江湖上賣卦

營生今來大郡與人講命身邊取出假文引教軍士看了

衆人道這箇道童的烏眼恰像賊一般看人李逵聽得正

待要發作吳用慌忙把頭來搖李逵便低了頭吳用向前

與把門軍士陪話道小生一言難盡這箇道童又聾又啞

只有一分蠻氣力却是家生的孩兒沒奈何帶他出來這
廝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辭了便行李連跟在背後脚步
低望市心裏來吳用手巾搖着鈴杵口裏念四句口號道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丹貧窮石崇富

八字生來各有時

吳用又道乃時也運也命也知生知死知貴知賤若要問
前程先賜銀一兩說罷又搖鈴杵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
六十箇跟着看了笑却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自歌自
笑去了復又回來小兒們閃動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
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聽得街上喧闐喚當直的道
水滸全傳 第六十一回 四

道如何街上熱鬧當直的報覆員外端的好笑街上一箇
別處來的算命先生在街上賣卦要銀一兩算一命誰人
捨的後頭一箇跟的道童且是生的滲瀨走又走的沒樣
範小的們跟定了笑盧俊義道既出大言必有慶學當直
的與我請他來當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員外有請吳用
道是何人請我當直的道盧員外相請吳用便與道童跟
着轉來揭起簾子入到廳前教李逵只在鸞項椅上坐定
等候吳用轉過前來見盧員外時那人生的如何有滿庭
芳詞爲證

日烟雙瞳眉分八字身軀九尺如銀威風凜凜儀表似

天神使一條樹棒護身龍絕技無倫京城內家傳清

自積功勳富豪門殺場臨敵處衝開萬馬掃退千軍更忠

肝貫日壯氣凌雲慷慨名揚千面陳財仗義論英名播滿乾坤盧

員外遠寓河軍盧俊義衣襟店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

當時吳用向前施禮盧俊義欠身答禮問道先生貴鄉何

處尊姓高名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何合吳心止自號談天口祖貫

山東人氏能算皇極先天數知人生死貴賤卦金白銀一

兩方纔算命盧俊義請入後堂小閣兒裏分賓坐定茶湯

已罷叫當直的取過白銀一兩奉作命金煩先生看賤造

則箇吳用道請貴庚月日下算盧俊義道先生君子問災

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五

不問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算目下調便吳心止行藏則箇在下

今年三十二歲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吳用取出

一把鐵算子來排在桌上算了一回拿起算子桌上一拍

大叫一聲恠哉盧俊義失驚問道賤造主何吉凶吳用道

員外若不見恠當以直言盧俊義道正要先生與迷真個迷人指

路但說不妨吳用道員外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內必有

血光之災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劍之下盧俊義笑道先

生差矣盧某生於北京長在豪富之家祖宗無犯法之男

親族無再婚之女更兼俊義作事謹慎非理不為非財不

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災吳用改容變色急取原銀付還起

大星

身便走。嗟歎而言。天下原來都要人。阿諛諂佞。罷罷分明。指與平川路。把忠言當惡言。小生告退。盧俊義道。先生待了圈套了息怒。前言特地戲耳。願聽指教。吳用道。小生直言。切勿見

恠。盧俊義道。在下專祈願勿隱匿。吳用道。員外明說貴造一砌。都行好運。但今年時犯歲君。正交惡限。目今百日之內。屍

首異處。此乃生來分定。不可逃也。盧俊義道。可以迴避否。吳用再把鐵算子搭了一回。便回員外道。只除非去東南方異地上。一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難。雖有些驚恐。却不傷大體。盧俊義道。若是危的。此難當以厚報。吳用道。命中有四句卦歌。小生說與員外寫於壁上。日後應驗。方知小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六

生靈處。盧俊義叫取筆硯來。便去白粉壁上寫吳用口歌四句。

蘆花叢裏一扁舟

俊傑俄從此地遊

義士若能知此理

反躬逃難可無憂

當時盧俊義寫罷。吳用收拾起算子。作揖便行。盧俊義留道。先生少坐。過午了去。吳用答道。多蒙員外厚意。誤了小生賣卦。改日再來拜會。抽身便起。盧俊義送到門首。李逵拿了拐棒。走出門外。吳學究別了盧俊義。引了李逵。逕出城來。回到店中。算還房宿飯錢。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卦牌。出離店肆。對李逵說道。大事了也。我們星夜赶回山

忘是舍中人

情內必
運業榮動
譯中儘有
小人

寨安排圈套準備機關迎接盧俊義他早晚便來也且不說吳用李逵還寨却說盧俊義自從算卦之後寸心如割坐立不安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聽了這算命的話一日耐不得便叫當直的去喚衆主管商議事務少刻都到那一箇爲頭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這李固原是東京人因來北京投逄相識不着凍倒在盧員外門前盧俊義救了他性命養在家中因見他勤謹寫的算的教他管顧家間事務五年之內直擡舉他做了都管一應裏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箇行財管轄一家內都稱他做李都管當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隨李固來堂前聲諾盧

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七

員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見我那一箇人說猶未下階前走過一人來那人怎生模樣復見

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三牙掩口細髯十分腰細膀闊帶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穿一領銀絲紗團領白衫繫一條蜘蛛斑紅線壓腰着一雙土黃皮油膀夾靴腦後一對挨獸金環護項一枚香羅手帕腰間斜插各人扇鬢畔常簪四季花

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的他大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俊義叫一箇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却似玉亭柱上鋪着軟氈

若賽錦體。由你是誰。都輸與他不。則一身好花繡。更兼吹的彈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會亦是說的。諸路鄉談。省的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的。拿着一張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竝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間入城。少殺也有百十箇。蟲蟻若賽錦標社。那裏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單諱箇青字。北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曾有一篇沁園春詞。單道着燕青的好處。俱見

唇若塗朱。睛如點漆。面似堆瓊。有出人英武。凌雲志氣。

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八

資稟聰明。儀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誇能。伊州古調。唱出遶梁聲。果然是藝苑專精。風月叢中第一名。聽鼓板喧雲。笙聲嘹亮。暢敘幽情。棍棒參差。揸拳飛脚。四百

軍州到處驚。人都羨英雄領袖。浪子燕青。

雙目。外。看。喚。合。也。

原來這燕青是盧俊義家心腹人也。上廳聲喏了。做兩行

立住。李固立在左邊。燕青立在右邊。盧俊義開言道。我夜來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我想東南方有箇去處。是泰安州。那裏有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災厄。我一者去那裏燒炷香。消災滅罪。二者躲過這場災悔。三者

李固留
蔡青亦正
亦則方生
書傳

破樓沒問

卷五

李固留

做些買賣觀看外方景致李固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
裝十輛山東貨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
乙看管家裏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我三日之
內便要起身李固道主人誤矣常言道賣卜賣卦轉回說
話休聽那算命的胡言亂語只在家中怕做甚麼盧俊義
道我命中註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災來悔却晚矣燕青道
主人在上須聽小乙愚言這一條路去山東泰安州正打
從梁山泊邊過近年泊內是宋江一夥強人在那裏打家
劫舍官兵捕盜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燒香等太平了去休
信夜來那箇算命的胡講到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裝做陰
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九

陽人來煽惑主人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若在家時三
言兩語盤倒那先生到敢有場好笑盧俊義道你們不要
胡說誰人敢來賺我梁山泊那夥賊男女打甚麼緊我觀
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前學成武藝顯揚
於天下也算箇男子大丈夫說猶未了屏風背後走出娘
子來乃是盧員外的渾家年方二十五歲姓賈嫁與盧俊
義纔方五載娘子賈氏便道丈夫我聽你說多時了自古
道出外一里不如一屋裏休聽那算命的胡說撇下海關一
箇家業耽驚受怕去虎穴龍潭裏做買賣你且只在家內
清心寡慾高居靜坐自然無事盧俊義道你婦人家省得

一個要去
一個不要
去之兩相
撲擊

懸伏博事
好句

甚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自古禍出師人口必主吉
凶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語燕青又道小人靠
主人福蔭學得些箇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說嘴掣着主人
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箇草寇出來小人也敢發落的三
五十箇開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盧
俊義道便是我買賣上不省的要帶李固去他須省的又
替我大半氣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別人管帳只教
你做箇樁主李固又道小人近日有些腳氣的症候十分
走不的多路盧俊義聽了大怒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
要你跟我去走一遭你便有許多推故若是那一箇再阻
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我的教他知我拳頭的滋味李固嚇得面如土色衆人誰
敢再說各自散了李固只的忍氣吞聲自己去安排行李討
了十輛太平車子喚了十箇腳夫四五十拽車頭口把行
李裝上車子行貨拴縛完備盧俊義自去結束第三日燒
了神福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箇箇都分付了當晚先
叫李固引兩箇當直的盡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
了車仗流淚而去次日五更盧俊義起來沐浴罷更換一
身新衣服喫了早膳取出器械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
火臨時出門上路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箇月少只
四五十日便回賈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頻寄書信回來說

語音簡

罷燕青在面前拜了盧俊義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
不可出去三瓦兩舍打關燕青道主人如此出行小乙怎
敢怠慢盧俊義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有詩一首單道盧俊
單、箕、棒、妙
義這條好棒

掛壁懸崖欺瑞雪 撐天拄地撼狂風

雖然身上無牙爪 出水巴山秃尾龍

羽見財至
氣智狂處
真外却是
作爽快行

李固接着盧俊義道你可引兩箇伴當先去但有乾淨客
店先做下飯等候車仗脚夫到來便喫省得耽閣了路程

李固也提條桿棒先和兩箇伴當去了盧俊義和數箇當
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但見途中山明水秀路闊坡平心

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十一

中歡喜道我若是在家那裏見這般景致行了四十餘里

李固接着主人喫點心中飯罷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

十里到客店裏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盧俊義來到店

房內倚了棍棒掛了鹽笠兒解下腰刀換了鞋襪宿食皆

不必說次日清早起來打火做飯衆人喫了收拾車輛頭

只上路又行自此在路夜宿曉行已經數日來到一箇客

店裏宿食天明要行只見店小二哥對盧俊義說道好教

官人得知離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邊口子

前過去山上宋公明大王雖然不害來往客人官人須是

悄悄過去休得大驚小怪盧俊義聽了道原來如此便叫

當直的取下了衣箱打開鎖去裏面提出一箇包內取出四面白絹旗問小二哥討了四根竹竿每根縛起一面旗來每面栲栳大小幾箇字寫道

慷慨北京盧俊義 遠馱貨物離鄉地

一心只要捉強人 那時方表男兒志

李固等眾人看了一齊叫起苦來店小二問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親麼盧俊義道我自是北京財主却和這賊們有甚麼親我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廝小二哥道官人低聲些不要連累小人不是要處你便有一萬人馬也近他不的盧俊義道放屁你這廝們都和開賊人做一路

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十二

店小二叫苦不迭衆車脚夫都癡呆了李固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憐見衆人留了這條性命回鄉去強似做羅天大醮盧俊義喝道你省的甚麼這等燕雀安敢和鴻鵠馬併我思量平生學的一身本事不曾逢着買主今日幸然逢此機會不就這裏發賣更待何時我那車子上又袋裏已准備下一袋熟麻索倘或這賊們當死合亡撞在我手裏一朴刀一箇砍翻你們衆人與我便縛在車子上撇了貨物不打緊且收拾車子捉人把這賊首解上京師請功受賞方表我平生之願若你們一箇不肯去的只就這裏把你們先殺了前面擺開輛車子上插了四把絹旗後面

初自這書
三梁山泊
有出主
惡始知亦
不爲算命
人所賺然
正是受賺
更非守財
金銀財

懸掛賣土
懸掛包土

六輛車子，隨從了行那李固和衆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盧俊義取出朴刀，裝在捍棒上，三箇丫兒扣牢了，趕着車子，逕梁山泊路上來。李固等見了崎嶇山路，行一步，怕一步。盧俊義只顧趕着，要行從清早起來，行到巳牌時分，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却好行到林子邊，只聽得一聲胡哨響，嚇的李固和兩箇當直的沒躲處。盧俊義攷把車仗，押在一邊，車夫衆人都躲在車子底下，叫苦。盧俊義喝道：「我若擗翻你，便與我縛說，猶未了，只見林子邊走出四五百小嘍囉來，聽得後面鑼聲響處，又有四五百小嘍囉截住後路。林子裏一聲砲響，托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十三

地跳出一籌好漢，怎地模樣，但見

黃紅頭巾

金花斜裊

鐵甲鳳盔

錦衣繡襖

血染鬃鬃

虎威雄暴

大斧一雙

人皆嚇倒

當下李逵手搥雙斧，厲聲高叫：「盧員外，認得啞道童麼？」盧

俊義猛省，喝道：「我時常有心要來拿你這夥強盜，今日特地到此，快教宋江那廝下山投拜，倘或執迷，我片時間教你人，人皆死箇箇，不留李逵呵，呵大笑道：「員外，你今日中了俺的軍師妙計，快來坐把交椅。」盧俊義大怒，拈着手中朴刀，來鬪李逵。李逵輪起雙斧來，迎兩箇鬪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來，轉過身望林子裏便走。盧俊義挺

兄看和尚
行背桃棧
此主俱有

後也

着朴刀隨後趕去。李逵在林木叢中東閃西躲，引得盧俊義性發破，一步搶入林來。李逵飛遶亂松叢中去了。盧俊義趕過林子這邊，一箇人也不見了。却待回身，只聽得松林傍邊轉出一夥人來，一箇人高聲大叫，員外不要走。認的俺麼？盧俊義看時，却是一箇胖大和尚，身穿皂直裰，倒提鐵禪杖。盧俊義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和尚？」魯智深大笑道：「酒家是花和尚魯智深。今奉哥將令，着俺來迎接員外上山。」盧俊義焦躁，大罵禿驢，敢如此無禮。撚手中寶刀，直取那和尚。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兩箇鬪不到三合。魯智深撥開朴刀，回身便走。盧俊義趕將去，正趕之間，嘍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十四

囉裏走出行者武松，輪兩口戒刀，直奔將來。盧俊義不趕和尚來鬪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盧俊義哈哈大笑：「我不趕你，你這廝們何足道哉！說猶未了，只見山坡下一箇人在那裏叫道：『盧員外，你如何省得，豈不聞人怕落蕩鐵怕落爐。』哥定下的計策，你待走那裏去？」盧俊義喝道：「你這廝是誰？」那人笑道：「小可便是赤髮鬼劉唐。」盧俊義罵道：「草賊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劉唐。方纔鬪得三合，刺斜裏一箇人大叫道：「好漢沒遮欄，穆弘在此。」當時劉唐、穆弘兩箇，兩條朴刀，雙鬪盧俊義。正鬪之間，不到三合，只聽的背後脚如響。盧俊義喝聲着劉唐、穆弘跳退數百箇。

從花柳詩
不至應看

他出人名
處名各不

同只此小
數衍亦有

受此

初在月前

括天地

俊義便轉身鬪背後的好漢却是撲天鵬李應三箇頭領
丁字脚圍定盧俊義全然不慌越關越越正好步鬪只聽
得山頂上一聲鑼響三箇頭領各自盪箇破綻一齊拔步
去了盧俊義又鬪得一身臭汗不去趕他再回林子邊來

尋車仗人伴時十輛車子人伴頭口都不見了盧俊義便
向高阜處四下裏打一望只見遠遠地山坡下一夥小嘍
羅把車仗頭口趕在前面將李固一千人連連串串縛在
後面鳴鑼擂鼓解投松樹那邊去盧俊義望見心如火熾
氣似煙生提着朴刀直趕將去約莫離山坡不遠只見兩

籌好漢喝一聲道那裏去一箇是美髯公朱仝一箇是揮
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十五

翅虎雷橫盧俊義見了高聲罵道你這賊草賊好好把車
仗人馬還我朱仝手撚長鬚大笑道盧員外你還恁地不
曉得中了俺軍師妙計便助生雙翅也飛不出去快去大
寨坐把交椅盧俊義聽了大怒挺起朴刀直迤二人朱仝
雷橫各將兵器相迎鬪不到三合兩箇回身便走盧俊義
尋思道須是趕翻一箇却纔計得車仗捨着性命趕轉山
坡兩箇好漢都不見了只聽得山頂上鼓板吹簫仰面看
時風刮起那面杏黃旗來上面繡着替天行道四字轉過
來打一望望見紅羅銷金傘下蓋着宋江左有吳用右有
公孫勝一行部從二百餘人一齊聲喏道員外別來無恙

敬家
爲一箇人
作此大話
排死醫感
亦見梁山
員外本事
帶規模

之脫天

盧俊義見了越怒，指名罵山上，哭用勸道：「員外，且請息怒。宋公明久慕威名，特令吳某親詣門牆，賺員外上山，同替天行道，請休見責。」盧俊義大罵：「無端草賊，怎敢賺我？」宋江背後轉過小李廣、花榮，拈弓取箭，看着盧俊義，喝道：「盧員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花榮神箭。」說猶未了，颼地一箭正中。盧俊義頭上，瑯玕兒的紅纓，喫了一驚，回身便走。山上鼓聲震地，只見霹靂火、秦明、豹子頭、林冲、引一處軍馬，搖旗納喊，從東山邊殺出來，又見雙鞭將呼延灼、金鎗手徐寧也，領一彪軍馬，搖旗納喊，從山西邊殺出來，嚇得盧俊義走投沒路，看看天色將晚，脚又疼，肚又饑，正是慌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十六

不擇路，望山僻小徑，只顧走，約莫黃昏時分，烟迷遠水，霧鎖深山，星月微明，不分叢莽。正走之間，不到天盡頭，須到地盡處，看看走到鴨嘴灘頭，只一望，時都是滿目蘆花，茫茫烟水。盧俊義看見仰天長歎道：「是我，不聽好人言，今日果有恁惶事。」正煩惱間，只見蘆葦裏面一箇漁人，搖着一隻小船出來，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膽，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處，半夜三更怎地來到這裏？」盧俊義道：「便是我迷踪失路，尋不着宿頭，你救我則箇。」漁人道：「此間大寬轉，有一箇市井，却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更兼路雜，最是難認。若是水路去時，只有三五里遠，近你捨得十貫。」

錢與我我便把船載你過去盧俊義道你若渡得我過去尋得市井客店我多與你些銀兩那漁人搖船傍岸扶盧俊義下船把鐵篙撐開約行三五里水面只聽得前面蘆葦叢中櫓聲響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船上有兩箇人前面一箇赤條條地拿着一條水篙後面那箇搖着櫓前面的人橫定篙口裏唱着山歌道

生來不會讀詩書

且就梁山泊裏居

準備窩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鰲魚

盧俊義聽得喫了一驚不敢做聲又聽得右邊蘆葦叢中也是兩箇人搖一隻小船出來後面的搖着櫓有呶啞之聲前面橫定篙口裏也唱山歌道

乾坤生我潑皮身

賦性從來要殺人

萬兩黃金渾不愛

一心要捉玉麒麟

盧俊義聽了只叫得苦只見當中一隻小船飛也似搖將來船頭上立着一箇人倒提鐵鑽木篙口裏亦唱着山歌道

蘆花叢裏一扁舟

俊傑俄從此地遊

義士若能知此理

反躬逃難可無憂

歌罷三隻船一齊唱喏中間是阮小二左邊是阮小五右邊是阮小七那三隻小船一齊撞將來盧俊義聽了心內

酒地曲詩
歌多齊來歌唱
有味

轉驚自想又不識水性連聲便叫漁人快與我攏船近岸
那漁人哈哈大笑對盧俊義說道上是青天下是綠水小
生在潯陽江來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
混江龍李俊的便是員外若還不肯降時送了性命盧
俊義大驚喝一聲說道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捏李俊
心窩裏棚將來李俊見朴刀棚將來拿定掉牌一箇背拋
筋斗撲通的翻下水去了那隻船溜溜在水面上轉朴
刀又棚將下水去了只見船尾一箇人從水底下鑽出來
叫一聲乃是浪裏白跳張順把手夾住船梢脚踏水浪把
船只一側船底朝天英雄落水正是鋪排打鳳牢龍計坑
水滸全書 第六十一回 十八

陷驚天動地人畢竟盧俊義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非關吳用賺俊義太刻毒乃是奸淫貪污合當花

報耳

通評

今三命喜乐的所不為梁山泊那班人却也難而小賊言福言福相說
亂區誤論了多女人不控一處是外也

忠義水滸傳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話說這盧俊義雖是了得，却不曾水被浪裏白跳。張順排翻了船，倒撞下水去。張順却在水底下攔腰抱住，又鑽過對岸來，搶了朴刀。張順把盧俊義直遶岸邊來，早點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裏等候。接上岸來，團團圍住，解了腰刀，盡脫下濕衣服，便要將索綁縛。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隨卽差人將一包袱錦衣繡襖與盧俊義穿着，八箇小喽囉擡過一乘轎來，扶水滸全傳

第六十二回

盧員外上轎便行，只見遠遠地早有三四十對紅紗燈籠，照着一簇人馬，動着鼓樂前來迎接。爲頭宋江、吳用、公孫勝、後面都是衆頭領，一齊下馬。盧俊義慌忙下轎，宋江先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盧俊義亦跪下，還禮道：「旣被擒捉，願求早死。」宋江大笑說道：「且請員外上轎，衆人一齊上馬，動着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俊義到廳上，明晃晃地點着燈燭。」宋江向前陪話道：「小可久聞員外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得拜識，太慰平生。却後衆兄弟甚是冒賣萬乞，恕罪。」吳用上前說道：「昨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牆，以賣封爲由，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

一同替天行道。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答禮道：「不才無識無能，誤犯虎威，萬死尚輕，何故相戲？」宋江陪笑道：「怎敢相戲？實慕員外威德如饑如渴，萬望不棄鄙處，爲山寨之主，早晚共聽嚴命。」盧俊義回說：「寧就死，實難從命。」吳用道：「來日却又商議當時置備酒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得飲了幾杯，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次日。宋江殺羊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員外來赴席。再三再四謙讓在中間裏坐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話道：「夜來甚是衝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馬，員外可看忠義二字之面，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答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一

道頭領差矣。小可身無罪累，頗有些少家私，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寧死實難聽從。吳用并衆頭領一箇箇說盧俊義越不肯落草。吳用道：「員外既然不肯，難道逼勒？只留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衆弟兄難得員外到此，既然不肯入夥，目請小寨畧住數日，却送還宅。」盧俊義道：「小可在此不妨，只恐家中老小不知這般的信息。」吳用道：「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車仗回去，員外遲去幾日，却何妨？」吳用問道：「李都管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些兒不少。」宋江叫取兩箇大銀，把與李固，兩箇小銀，打發當車的那十箇車脚，共與他白銀十兩，衆人拜謝。盧俊義分

那得他憂心

先期此下

太甚

口咬按林字便見筆意盡活

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了。你回家中說與娘子不要憂心。我過三五日便回也。李固只要脫身滿口應說。但不妨事辭了。便下忠義堂去。吳用隨即便起身。說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都管下山便來也。吳用只推發送李固。却先到金沙灘等候。少刻李固和兩箇當面的并車仗頭。口人伴都下山來。吳用將引五百小嘍囉圍在兩邊。坐在

柳陰樹下。便喚李固近前。說道你的主人已和我們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詩。在家裏壁上。我教你們知道。壁上二十八箇字。每一句包着一箇字。盧花蕩裏一扁舟。包箇盧字。俊傑那能此。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三

地遊包箇俊字。義士手提三尺劍。包箇義字。反時須斬逆。臣頭包箇反字。這四句詩包藏盧俊義反四字。今日上山。你們怎知。本待把你衆人殺了。顯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放你們星夜自回去。休想望你主人回來。李固等只顧下拜。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只一行路上路。遶回北京。正是鰲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更不回。話分兩處。不說李固等歸家。且說吳用回到忠義堂上。再入酒席用巧言說誘盧俊義筵會。直到二更方散。次日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盧俊義說道感承衆頭領好意相留。只是小可度日如年。今日告辭。宋江道小可不幸識員外來。日宋江掄已聊備。

這回重也
希度恨

衆人的話
都是常用
是竟衆人
都成確請
吳用却見
奸情大好
作冊

四個月內
青溪山
泊不拉山
西

小酌對面論心一會勿請推却又過了一日明日宋江請後日吳用請犬後日公孫勝請話休絮繁三十餘箇上廳頭領每日輪一箇做筵席光陰荏苒日月如梭早過一月有餘盧俊義尋思又要告別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回來日忠義堂上安排薄酒送行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敬員外十分俺等衆人當敬員外十二分偏我哥哥筵席便喫磚兒何厚丸兒何薄李逵在內大叫道我捨着一條性命直往北京請得你來却不喫我弟兄們筵席我和你眉尾相結性命相撲吳學究大笑道不曾見這般請客的甚是龕鹵員外休怪見

水滸全傳 第二十二回

他衆人薄意再任幾時不覺又過了四五日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將引一般頭領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我等雖是以次弟兄也曾與哥哥出氣力偏我們酒中藏着毒藥盧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喫我們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悔之晚矣吳用起身便道你們都不要煩惱我與你央及員外再任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酒勸人終無惡意盧俊義抑衆人不過只得又任了幾日前後却好三五十日自離北京是五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箇多月只見金風淅淅玉露泠泠又是中秋節近盧俊義思想歸期對宋江訴說宋江見盧

俊義思歸苦切便道這箇容易求日金沙灘送別盧俊義
大喜有詩爲證

一別家山歲月賒 寸心無日不思家

此身恨不生雙翼 欲借天風過水涯

次日還把舊時衣裳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
山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盧俊義推道非是盧某說口金
帛錢財家中頗有但得到北京盤纏足矣賜與之物決不
敢受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作別自回不在話下
不說宋江回寨只說盧俊義拽開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
日到得北京日已薄暮趕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五

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村店飛遶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見
一人頭巾破碎衣裳藍縷看着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
擡眼看時却是浪子燕青便問小乙你怎地這般模樣燕
青道這裏不是說話處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細問緣故
燕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半月李固回來對娘子說
道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去官
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嗔怪燕青違拗將我趕
逐出門將一應衣服盡行奪了趕出城外更兼分付一應
親戚相識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捨半箇家私
和他打官司因此無人敢着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

且此門子
免受其苦

飛出前李
不肯出

賈氏看
巫女流淚

不
大

只因恨子
反惹疑心

轉語定情

踴倒便走

此文字會
撇脫不纏

優處若一
商量同行

與否便多
歇行之迭

事

來城外求乞度日。權在菴內安身。正要往梁山泊尋見王

人。又不敢造次。若王人果自泊裏來。可聽小乙言語。再回

梁山泊去。別做箇商議。若入城中。必中圈套。盧俊義喝道

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你這厮休來放屁。燕青又道。主人

騰後無眼。怎知就裏。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

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王

人若去。必遭毒手。盧俊義大怒。喝罵燕青。道我家五代在

北京住。誰不識得。量李固有幾顆頭。敢做恁般勾當。莫不

是你做出反事來。今日到來反說我。到家中問出虛實。必

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盧俊義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六

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來。迤到城內。逕入家中。只

見大小主管都喫一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到堂上。納

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端

的一言難盡。只怕發怒。待歇息定了。却說賈氏從屏風後

哭將出來。盧俊義說道。娘子休哭。且說燕小乙怎地來。賈

氏道。丈夫且休問。慢慢地却說。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要

問燕青來歷。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服。喫了早飯。那

時訴說不遲。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喫。方纔舉箸。只聽

得前門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箇做公的。搶將入來。盧俊

義驚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綁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回

李固被斬

河兩人一
道一活便
便人殺殺
便人殺殺

來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左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
 七八十箇把盧俊義拿到當面賈氏和李固也跪在側邊
 廳上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廝是北京本處百姓良民如何
 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到來裏勾
 外連要打北京今被擒來有何理說盧俊義道小人一時
 愚蠢被梁山泊吳用假做賣卦先生來家口出訛言煽惑
 良心殺賺到梁山泊軟監了兩箇多月今日幸得脫身歸
 來並無交意望恩相明鏡梁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你在
 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任了許多時見放着你的妻子
 并李固告狀出首怎地是虛李固道至人既到這裏招伏
 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
 多說賈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累我常言道一
 人造反九族全誅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主
 人不必叫屈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喫苦賈
 氏道丈夫虛事難入公門實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
 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無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
 喫得有數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了錢張孔目廳上稟說
 道這箇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書道說的是喝叫
 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細翻在地不由分說打的皮
 開肉綻鮮血迸流昏暈去了三四次盧俊義打熬不過仰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七

天歎曰是我命運信命中含當橫死我今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
取了招狀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
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見當日推入牢門喫了三十殺
威捧押到庭心內跪在面前獄子坑上坐着那箇兩院押
牢節級帶管劄子把手指道你認的我麼盧俊義看了不
敢則聲那人是誰有詩為證

兩院押牢稱蔡福

堂堂儀表氣凌雲

腰間緊繫青鸞帶

頭上高懸墊角巾

行刑問事人傾膽

使索施枷鬼斷魂

滿郡誇稱鐵臂膊

殺人到處顯精神

水滸金書

第六十二回

這兩院押獄兼充行刑劄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
為他手段高強人呼他為鐵臂膊傍邊立着一箇嫡親兄
弟叫做蔡慶亦有詩為證

押獄叢中稱蔡慶

眉濃眼大性剛強

茜紅衫上描鵝鵝

茶褐衣中繡木香

曲曲領沿深染皂

飄飄博帶淺塗黃

金環燦爛頭巾小

一朵花枝插鬢傍

這箇小押獄蔡慶生來愛戴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
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拄着一條水火棍立在哥哥側邊蔡
福道你且把這箇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我家去走一遭

此書真字
眼長心我
言得痛心

便來蔡慶把盧俊義自帶去了。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只見司前墻下轉過一箇人來，手裏提着飯罐，面帶憂容，蔡福認的是浪子燕青。蔡福問道：「燕小乙哥，你做甚麼？」燕青跪在地下，擎着兩行眼淚，告道：「節級哥哥，可憐見小人的主人盧員外，喫屈官司，又無送飯的錢財。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權與主人充饑。節級哥哥怎地做箇方便，說罷淚如雨下，拜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飯。」把與他喫。燕青拜謝了，自進牢裏去送飯。蔡福轉過州橋來，只見一箇茶博士叫住，唱道：「節級有箇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蔡福來到樓上看時，却是王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九

手書圖那全書
于死吳
搜一箇絕
云翻好作
又奇絕

管李固各施禮罷。蔡福道：「王管有何見教？」李固道：「奸不厮瞞，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節級肚裏。今夜晚間只要光前絕後，無甚孝順。五十兩蒜條金在此，送與節級。聽上官更小人自去打點。」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蒼難欺。你那瞞心昧己，勾當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喫不的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道：「李固，你割猫兒尾，拌猫兒飯。北京有名焦地，一箇盧員外只直得這一百兩。」

金子于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詐，你只把五百兩金子與

四石上評
看是金符

承本公問
中人可恨
如此

此處潘見
手固見柴
進層層翻
遂層層如

道

道

道

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這裏便都送與節級只要今夜晚

些成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

李固拜謝歡喜去了蔡福回到家裏却纔進門只見一人

揭起蘆簾隨卽入來那人叫聲蔡節級相見蔡福看時但

見那一箇人生得十分標致有必為也是打扮得整齊身穿鴉翅

青團領腰繫羊脂玉鬧粧頭戴錦鷄冠足躡珍珠履那人

進得門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禮便問道官人高姓

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蔡福便請入來一箇商

議閣裏分賓坐下那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喫驚在下便是

滄州橫海郡人氏姓柴名進大周皇帝嫡派子孫綽號小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旋風的便是只因好義疎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

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盧員外

消息誰知被賊官污吏淫婦奸天通情陷害監在死囚牢

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來到宅告知如

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

見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無負無愚無老無幼打破城

池盡皆斬首久聞足下是箇仗義全忠的好漢無物相送

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請繩

索誓不皺眉蔡福聽罷嚇得一身冷汗半晌答應不的柴

進起身道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蔡福道且請壯

壯

這班人半
存心

承本公問
中人可恨
如此

白卷卷

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拜謝道既蒙諸當報大恩出門喚過從人取出黃金遞與蔡福唱箇諾便走外面從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箇不會走的蔡福得了這箇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項的事却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生平最會斷決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葫蘆提配將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漢俺們幹的事便了也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

水滸全傳

第六十二回

十一

黃金沈坑

金瓶梅

卷之八

處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傳箇消息與他蔡福蔡慶兩箇商議定了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下關節已定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供蔡慶回說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中書相公不肯已有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囑付下來我這裏何難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間過錢人去囑托梁中書道這是押牢節級的勾當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教他自死兩下裏廝推張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裏又打關節教及早發落張孔目將了文案來稟梁中書道這事如何決斷張孔目道小吏看來盧俊義雖有原告却無

若此時必
查犯人家
庭入官

用也

實跡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箇是扶同誣誤難問
真犯春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梁中書
道孔日見得極明正與下官相合隨喚蔡福牢中取出盧
俊義來就當廳除了長枷讀了招狀文案決了四十春杖
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就廳前釘了便差董超薛霸
管押前去直配沙門島原來這董超薛霸自從開封府做
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來被高太尉
尋事刺配北京梁中書因見他兩箇能幹就留在留守司
勾當今日又差他兩箇監押盧俊義當下董超薛霸領了
公文帶了盧員外離了州衙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各
水滸全傳 第六十二回 十二

自歸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詩曰(用卷之卷本)

不親女色效夫身 為甚離家憶內人
誰料室中獅子吼 却能斷送玉麒麟

且說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來請兩箇防送公人說
話董超薛霸到得那裏酒店內李固接着請至閣兒裏坐
下一面鋪排酒食管待三杯酒罷李固開言說道實不相
購盧員外是我鄰家如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又沒
一文教你兩箇空費了盤纏急待回來也得三四箇月我
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為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里就
僻靜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教我

明玉、梁心

得勇了不
忘思失疾
是正是
反可恨可

一書主們
一書卷四
收未了

知道每人再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董超薛霸兩兩相覷，沉吟了半晌，見了兩箇大銀，如何不起貪心。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也是箇好男子，我們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慢慢地報答你。』」兩箇董超薛霸收了銀子，相別歸家收拾包裹，連夜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瘡疼痛，容在明日上路。」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悔氣撞着你這窮神，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布擺。」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負屈。」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十三

舍冤上下看覷，則箇董超罵道：「這財主們，開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恨我們相挐你走。」盧俊義忍氣吞聲，只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雨傘都掛在盧員外柳頭上。盧員外一生財主，合做了囚人。無計奈何，那堪又值晚秋天氣紛紛，黃葉墜對對塞鴻飛。憂悶之中，只聽的橫笛之聲，正是

誰家玉笛弄秋清
撩亂無端惱客情
自是斷腸聽不得
非干吹出斷腸聲

兩箇公人一路上做好做惡，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約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箇村鎮，尋覓客店安歇。當時小二

四五

將心入情

哥引到後面房裏安放了包裹薛霸說道老爺們若殺是箇公人那裏到來伏侍罪人你若飯喫快去燒火盧俊義只得帶着枷來到厨下問小二哥討了箇草柴縛做一塊來竈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盧俊義是財主出身這般事却不會做草柴火把又濕又燒不着一齊滅了甫能盡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訥訥地罵做得飯熟兩箇都盛去了盧俊義並不敢討喫兩箇自喫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喫了薛霸又不住聲罵了一回喫了晚飯又叫盧俊義去燒脚湯等得湯滾盧俊義方敢去房裏坐地兩箇自洗了脚撥一盆百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十四

煎滾湯賺盧俊義洗脚方纔脫得草鞋被薛霸扯兩條腿納在滾湯裏大痛難禁薛霸道老爺伏侍你顛倒做嘴臉兩箇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鐵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聲喚到四更兩箇公人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喫飽了收拾包裹要行盧俊義看脚時都是潦漿泡點地不得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盧俊義一步一顛薛霸拿起水火棍攔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理冤叫苦離了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捱不動下可憐見權欺一歇兩箇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方漸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兩箇起得早了好生困倦欲

要就林子裏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插翅也飛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的道兒。且等老爺縛一縛。腰間解下麻索來。攔住盧俊義肚皮。去那松樹上。只一勒。反拽過脚來。綁在樹上。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來撞着。咳嗽為號。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說罷。拿起水火棍。看着盧員外道：你休怪我。兩箇你家主。管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如及早打發了你。陰司地祇。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盧俊義聽了。淚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拿起水火棍。望着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董

水滸金書

第六十二回

十五

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響。慌忙走入林子裏來看時。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薛霸倒仰倒樹下。水火棍撇在一邊。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是他使的力猛。倒喫一交。仰着臉。四下里看時。不見動靜。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却待要叫。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箇人。聽的叫聲着。撒手響處。董超頓頭上。早中了一箭。兩脚蹬空。撲地也倒了。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拔出解腕尖刀。割斷繩索。劈碎盤頭枷。就樹邊抱住盧員外。成聲大哭。盧俊義開眼看時。認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

此書梁山
諸人何在

不直說詳
看者前作
此一
疑乃
看寫意外
之妙

定這廝兩箇見他把主人監在使臣房裏又見李固請去
說話小乙疑猜這廝們要害主人連夜直跟出城來主人
在林店裏時小乙伏在外頭比及五更裏起來小乙先在
這裏等候想這廝們必來這林子裏下手被我兩弩箭結
果了他兩箇主人見麼這浪子燕青那把弩子三枝快箭
端的是百發百中但見得弩箭好處（四卷之三）

弩椿勁裁烏木山根對嵌紅牙撥手輕瀾水晶弦索半
抽金線背纏錦袋彎彎如秋月未圓穩放鵬翎急急似
流星飛送

盧俊義道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却射死這兩箇公人這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十六

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裏去的是燕青道當初都是宋公
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時別無去處盧俊義道只
是我杖瘡發作脚皮破損點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遲我
背着玉人去便去公人身邊搜出銀兩帶着弩弓抽了腰
刀拿了水火棍背着盧俊義一直望東邊行走不到十數
里早馱不動見一箇小小村店入到裏面尋房安下買些
酒肉權且充饑兩箇暫時安歇這裏却說過往人看見林
子裏射死兩箇公人在彼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却來
大名府裏首告隨卽差官下來檢驗却是留守司公人董
超薛霸回復梁中書着落大名府緝捕觀察限了日期要

燕青

捉兒身做公的人都來看下，論這弩箭眼見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遲，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貼了告示，說那兩箇模樣曉諭遠近村坊道店市鎮人家，挨捕捉拿，却說盧俊義正在村店房中將息杖瘡，又走不動，只得在那裏且住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村坊里排頭說來，畫兩箇模樣，小二見了，連忙去報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箇人，好生脚又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的去了，却說燕青為無下飯，拿了弩子去近邊處尋幾箇蟲蟻喫，却待回來，只聽得滿村裏發喊，燕青躲在樹林裏，張時看見一二百做公的鎗刀圍定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燕青要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叫得苦，尋思道：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叫他來救，却不是我誤了王人性命。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肚裏又餓，身邊又沒一文走到一箇土岡子上，藜藜雜雜有些樹木，就林子裏睡到天明，心中憂悶，只聽得樹枝上喜雀啾啾噪，尋思道：若是射得下來，村坊人家討些水煮，瀑得熟，也得充饑。走出林子，外擡頭看時，那喜雀朝着燕青，噪燕青輕輕取出弩子，暗暗問天買卦，望空祈禱，說道：燕青只有這一隻箭了，若是救的主人性命，箭到處靈雀墜空，若是主人命運合休，箭到靈雀飛去，搭上箭叫聲如意，子不要誤我弩子響處正。

有奇
奇道
奇見小
奇精

中喜雀後尾帶了那枝箭直飛下岡子去燕青大踏步趕下岡子去不見了喜雀正尋之間只見兩箇人從前面走來怎生打扮但見

前頭的帶頂猪嘴頭巾腦後兩箇金裹銀環上穿香皂羅衫腰繫銷金膝膊穿半膝軟鞮麻鞋提一條齊眉棍棒後面的白范陽遮塵笠子茶褐攢線袖衫腰繫緋紅纏袋脚穿踢土皮鞋背了衣包提條短棒跨口腰刀

這兩箇來的人正和燕青打箇肩厮拍燕青轉身看了這兩箇尋思道我正沒盤纏何不兩拳打倒兩箇奪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來這兩箇低着头只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十八

顧走燕青趕上把後面帶種笠兒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反被那漢子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爬將起來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門便剝燕青大叫道好漢我死不妨却誰爲王人報信那漢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你這厮報甚麼音信燕青道你問我待怎地那前面的好漢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繡慌忙問道你不是盧員外家甚麼浪子燕青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說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陰魂做一處便道我正是盧員外家浪子燕青今要上梁山泊報信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則箇二人見說

手腰通語
白地甚

膽志弄
加女月二

擇賦盜

呵呵大笑說道早是不殺了你原來正是燕小乙哥你認
得我兩箇麼穿阜的不是別人梁山泊頭領病關索楊雄
後面的便是拚命三郎石秀楊雄道我兩箇今奉哥哥將
今差往北京打聽盧員外消息軍師與戴院長亦隨後下
山專候通報燕青聽得是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兩箇
說了楊雄道既是如此此時我和燕青上山寨報知哥哥
別做箇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聽消息便來回報石秀道
最好便把包裹與燕青背了跟着楊雄連夜上梁山泊來
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使會
衆頭領商議良策且說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

水滸金書

第六十二回

十七

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
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歎箇箇傷情石秀心疑來到市
心裏只見人家閉戶關門石秀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箇
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箇盧員外等地財
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逃得回來倒喫了一場屈
官司迭配去沙門島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箇公人昨
夜拿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裏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
一看石秀聽罷走來市曹上看時十字路口是箇酒樓石
秀便來酒樓上臨街占箇閣兒坐了酒保前來問道客官
還是請人只是獨自酌杯石秀睜着圓眼說道大碗酒大

使有各色

笑云

一大盤牛肉將熬石秀大碗大塊喫了一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石秀便去樓外看時只見家家閉戶舖舖關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出公事快筭了酒錢別處去迴避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不多時只見街上鑼鼓喧天價來但見

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卓纛旗招展如雲柳葉鎗交加似雪犯由牌前引白混棍後隨押牢節級猱獍仗刃公人猛勇高頭馬上監斬官勝似活閻羅刀劍林中掌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二十

法吏猶如追命鬼可憐十字街心裏要殺合寬負屈人石秀在樓外看時十字路口週迴圍住法場十數對刀棒劊子前排後擁把盧俊義綁押到樓前跪下鐵臂膊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慶扶着枷梢說道盧員外你自精細看不是我弟兄兩箇救你不的事做拙了前面五聖堂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去那裏領受說罷人叢裏一聲叫道午時三刻到了一邊開枷蔡慶早拿在頭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當案孔目高聲讀罷犯由牒衆人齊抄一聲樓上石秀只就那一聲和裏掣着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蔡福蔡慶撇了盧員

九龍法吏此
江州此
人

外扯了繩索先走石秀從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箇一隻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便走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更兼盧員外驚得呆了越走不動梁中書聽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日引了人馬分頭去把城四門關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攏來快馬強兵隨你好漢英雄怎出高城峻壘且看石秀俊義去向那裡出去正是分開陸地無牙爪飛上青天欠羽毛畢竟盧員外同石秀當下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柴進千金都是俠氣燕青兩弩都是義氣石秀一跳都是正氣盧員外有此弟兄護持其誰得而壓

水滸全書

第六十二回

二十一

之

總評

燕青救主已自難得石家三郎乃竟以孤身神力定於場上救取盧員外志義已身胆智双絕何以有此

